

永樂大典

卷一萬四千八百

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七 六暮

賦 大全賦會三

聖人擬天地參諸身賦 吁江鄒子益 天地至大聖明與參擬其迹以
雖異並諸身而曰三稟厥齊總位乎中而有立接之高厚質於己以無愆
厥初判太極而三才惟聖中兩間而並立接之大造雖若異迹質以妙
躬曾無二致擬非求合同者此理殊者氣形參則謂何顯而吾身隱而天
地 雖曰德稟齊哲安全智仁顧藐焉淵穆以中處似判若高卑之位陳
然而職履職載惟職教以何像辟上辟下接辟中而亦均皆隱然運量之
妙用非求以擬參於聖人德運乃神任此化工之托迹非求象同然已德
之純 擬者何非規規驗動靜於山川非肩肩接往來於寒暑三極肇判
一機相與觀上下於竟躬亦率性驗情覆於舜已同接叙茲聖神並立於
其間特幽顯不同於所處明足有臨智足有執焉用也弘躬不必象已不
必當並觀其所 大抵合隱顯而觀於迹若異與天地同大惟王則然彼
珠玉可禮地由有意於象地破壤可齊天尚容心於祭天惟此則無心於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七

此擬自然與元化以周旋行焉則矣何待取法動應規矣奚勞象負參之
焉擬非有迹也三者並行不相悖焉大易修之不做範圍之力中庸正此
自同化育之權 且以派形於地岳瀆山川有象於天星辰月日是雖洪
造之迹異而有大有君之首出其身之正行同彼叙之五其身之修改並以
齊之七果何心擬象以為參待其用周流而則一息周正集命毋勞占測
日之圭諒黃帝服形豈特驗吹灰之律 因知位莫而三由泥物理道貫
於一始融性真今此內境湛一泓之水宸襟融萬象之春海晏河清吾心
地之主靜雲行雨施善性天之運神此又能全造化之全體見還有一乾
坤於一身堪嗟思正之太宗德求以合執謂齋精之宣帝利待乎因 然
而天時豈能無旱暵之災地道亦或失水金之性聖也德字之春不盡發
育善淵之妙無窮涵泳君子則曰天地之天地有否剝吾身之天地無朕
離何待擬參於上聖 江西張深父 妙擬天地理融聖神以同出於太
極故默參於此身躬齊智以有臨存誠者至準高卑而與合視已惟均
常人多自累於群形上智獨妙融於三極謂胚胚之始既本同體則踐履
之間固宜合德雖人有一身之天地鮮矣潛心惟聖參太始之機絃擬而
頌則 神以運德認而繼天質中元氣之流轉性內真機之幹旋不形其

永樂大典

卷一四八三七

形默探與形之始不物於物妙窺生物之先蓋吾身造化同所出也豈妙用工事得無異焉作哲作謀方寸洞澄於淵鑑以觀以察一中運有於坤乾擬之曰陰陽分動靜則我之動靜亦然乾坤具剛柔則我之剛柔豈異厥初相貫於脉絡反己何容於私偽係星載岳混融形著之誠德降兩流寔凝合清明之神志非自形自色同一本原何微上徹下妙參天地方龍見尸者之際盡性無餘察焉飛魚躍之間反躬皆備言之曰三才異勢非有極之外物上聖踐形全妙躬之兩儀彼蟄蟠寄天地與物何異醜鷄處天地豈人所為惟此氣凝五岳之至粹心體北辰之不移乾首尊居正此元首坤支順通暢於四支使上下蟠際與我無間豈土木形骸所能自可想文后象明象以德純之日諒伏羲觀法觀於近取之時泛觀夫中受天地毓和粹於性情形肖天地寓方負於顧趾既同得於氣稟宜罔幸於躬履何虛舟其體者不知厚載之德何死灰其心者未識好生之理彼形圓宇宙間塊爾者位此心在天地先自然之擬是則照臨運德皆吾之日往月來行止隨時即我之川流山峙然嘗論物有不倫則擬之力有待道如本合則參之言可無迨天旱災殊湯德之配者水惠異堯功之蕩乎則已憂未得始驗龍直之放而事責過詳庶幾寬望之蘇使始焉兩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七

二

間非有異證則渾若一體果何間吾是則宜既遇災可不行修於時漢光非闕野何勞指示於披圖乃若河決何時而多怒自如霜早何世而凝形不已不曰錫智之王且因不雨以剪爪懲德之主尚以橫流而罪已如其不知參擬而徒借天地有憾之說以自文非聖人之心矣

聖人以天下為大器三山何文龍天下至重聖人謹持為大器以在是宜歷年而保之寶位尊臨襲此累傳之慶絲區坐奄作吾巨用之資聖人瑤圖光紹於累朝寶祚鎮安於中夏謂我家付託斷匪小用故予心謹重不容輕假虞北民之上獨膺社稷於朕躬為大器者何長保祖宗之天下觀夫濟哲高世聰明冠倫皇天眷命奄爾四海百姓屬心係予一人可不以此重器負于朕身智足以臨任土地人民之寄安明所置豈準繩規矩之陳是器也國家重玉綿亘億年山河巨鎮雄吞萬里要在永保母容輕視受不在球而在尚色之封域寶非以鼎而以周原之疆理捨是為之持其小耳五百年曆數相傳之統業為萬萬井提封自治之規模係此大抵人主以一身負其責以甚大天下非小物顧所置之何如漢祚石盤關內增重秦邦瓦解殷函擁虛故此萬鈞雖重寧如萬國之底定九鼎雖貴不若九州之真居是器可謂大矣在我母輕置諸五不必

修想舜帝治平之際六何用禮諒成王綱紀之初 至如壽云公器寧做
 人為威曰神器宜伸天討器或寓於藏禮器或形而謂道雖散而為用特
 天下之一物矧付子有家乃域中之大寶要將措斯世於無危所以多歷
 年而永保柳見重惟仁舉歸仁起海北之夫利以德施觀德聳山東之老
 又况鼎命啓中興之運寶龜衍奕代之傳侯圭男璧玉帛甸衛璽琛夷
 貝梯航陸川雖衆寶畢陳固天下之願也然大器當重尤聖人之責焉是
 則真枕于京穆穆選術之俗履孟而治熙熙擊壤之天 又當知扶持大
 物非綿力之能成經綸重任得詳材而為威鈞璜如望出逢渭水之獵負
 鼎若尹才就華邾之聘然則聖人以天下為大器而賢者又天下之利器
 焉見臣賢而主聖 漳州周興 器孰為大聖宜審觀以臣忠之過計措
 天下於常安揆寶位之至尊豫思有托即絲區之巨用益底多盤 當其
 乾符方開運以有歸震子亦諸祥之非脫然社稷重任責在謀早故臣子
 至忠過於慮速非小智所及惟聖人可與守邦為大器者何安天下宜
 先正本 雖曰濬哲高世聰明繼天國勢民心之盤固祖功宗德之綿延
 續曰躋之敬必有日以重權統星拱之民將有星而祭前特坤器之傳至
 重至大故臣計若過不容不然商照以明當衍我家之慶坤與所奄敢輕

水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七

三

是寶之傳 蓋曰湯孫未立球當念於受商高子將生鼎可知於傳夏事
 機寧至於過慮儲嗣豈容於或舍必本思豫建民俾按堵毋嫡不早定勢
 形解瓦繼聖以聖固有待焉非器之器此為大者五百年勅典運祚後欲善承
 千萬里奄有封圻豫防輕假 吾知夫臣心知愛君常過所慮天下非小
 物不安則危况大器晚成未必無多男之慶而大器難傾當先培萬世之
 基此明君欲長世以繼體故儒者合先時而進規要使國本一正而磐石
 九鼎宗祏載安而泰山四維器所謂大聖其審宜想文以是傳鼎有難違
 之象諒成能以守寶隆所遺之慮 故嘗謂憲宗中世豈無憑藉之紀綱
 文帝元年未可動挫於宗社何大器難獨化切切於絳何大器在所置奉
 奉於寶而且國嗣未立象等之疏力請太子垂建有司之言具寫蓋續聖
 人後當日圖之故為天下計又寧過也必言自魏善之建始免俾非使書
 無楚客之規孰知安下 又况磁源襲慶纒十四世寶運垂休何千萬年
 然而燕翼之貽當啓爾後虹流之兆未開厥先宜乎金闕寫丹衷之奏玉
 音動清問之宣謂日夜豫思臣計孰矣雖春秋鼎盛帝心察焉又將見繼
 承寶重之休愈躋于盛恢拓金甌之業永保其全 又論之魏邊大計易
 傷田里之和生財大道毋憂國家之命是以壽昌納粟終損漢富平叔更

豈反虧唐虞是必聖人以天下為大器而所以愛護其器者靡不至焉則
大本不為徒正 盱江高仕卿 本正上聖慮闡普天以是器之為大得
其人而後傳據實位以端臨重離執繼奄赫區而巨用主震惟賢 蓋聞
祖宗立國固欲衍於基圖嗣續得人乃能安於宗社創造以來有是重任
畀付于後斷無輕假伊天下乃至公之天下器亦大哉非聖人後繼有於
聖人責誰任也 觀夫正位凝鼎謹符開珍纂帝王今古之正統任社稷
人民於一身念金甌自保固無負承家之責而實奎相傳尤當資有德之
人非建在賢嗣每謹所授是有此重器與無則均稟德冠倫每異皇圖之
衍曆待人後實甚於王府之貽約 是器也中國磐石億萬載之不基四
海廣輪幾百年之輿地斷匪小用無容輕畀夏鼎貴矣必夏啓以乃授周
寶重矣非周成而寧遺繼者述者必當其人保之惜之有如此器足以有
臨也思子孫世守之謀擇而後措之皆夷夏生靈之為 天下非小物備
置器之當謹聖君付後嗣必得賢而乃宜况幾年謹護萬幸脫水航之險
使一旦輕授烏能無累卵之危故欲奠坤輿之廣但當嚴震子之司必文
帝果賢漢重乃奉毋扶蘇不立秦車莫支知所重矣曾何殆而置以宜安
請考實生之語定之不易兼稽李絳之辭 蓋始者應符創業幾載規恢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三百三十七

四

定鼎建都累朝培植嗟前人付我正期永保於鴻祚豈今日貽謀烏可或
輕於燕翼得不嚴國器之守每擇賢輔謹神器之荷必求敏德使其付授
之少忽縱欲延長而安得必敬於元子乃貽陳寶之邦非祇若嗣王豈付
受球之國 抑又論付托於後固有絲延之望儀刑於前當創造之難必
也念神靈之重則守位惟謹思銅駝之棘則寢薪敢安毋寶貨玉食嗜好
徒逞母璫臺瓊室逸遊自盤以此正後代家傳之本斯可堅萬年國勢之
磐將見西北舊疆故土重恢於疆界東南半壁諸侯後會於衣冠 然昔
人嗣皆可立何必推仁孝之聞子固宜繼何必察謳歌之者蓋與其出於
己見私以授受孰若採諸衆望為之取捨夫惟今日以儲嗣為天下公器
而必參之公論而後正焉大器永傳於天下

聖人寶天地之綱紀 盱江鄧王孫 元化倣傳聖人是司位天地之中
也即紀綱而寶之躬全淵懿之資彌綸所寄首重高卑之統綜理於斯
切原兩間所以立者扶植之功一日不容紊者經常之道如非謹重於明
主果執維持於洪遠且天地自肇分之後綱紀已存通古今無可泯之時
聖神是寶 觀夫濬哲生稟聰明夙彰念太極分兩儀有統有會而大君
為宗子是維是綱非彙常一理自我愛護則天地中間伊誰主張齊此珍

符出任宗師之托責茲統緒俾循高下之常 寶之如何正乾之統貴於
乾王之良秉坤之維甚若坤珍之瑞張理所在扶持者至重堯之經堯但
文運謹舜之叙舜惟事治倘非寶此之綱紀母乃塊然之天地一已任成
能之責審所當先兩儀有定序之常母容輕視 請言夫厥初開太極綱
常之理已具其間無聖人造化之功孰全使漢緯唐經有以不紊也縱隋珠
和璧亦何恃焉故此加珍重保全之意任整齊秩序之權世未知有極順
帝則以敢後不可無倫訪洛書而是先予非敢忍乃所謂寶它有足珍恐
其不然想黃帝重茲皆屬緯經之域諒伏羲珍此咸歸綿絡之天 蓋始
者天有綱紀而日往月來地有綱紀而川流山峙人知高下一定者
序孰識經緯不踰此理聖乃齋而七政首在璇玉叙以九功先修金水非
聖人寶此是主是宰恐元工紊矣不綱不紀所以建功自武叙倫並惟玉
之珍德合於文為政喻球金之美 夫然故星珠月璧天象絢綵河帶山
礪地維開珍或晝夜有經既秩既序或東西為緯以平以均此真機運轉
果孰玉於元造皆一理扶持大有功於聖人不見明三統以運三星志自
班生之述叙五行而次五紀範圍莫子之陳 抑又聞經緯穹壤固已屬
於九重恢張治化尤有資於衆正必也經陰經陽金既碩輔之當軸維藩

維翰玉帳元戎之分命夫惟能寶天地之綱紀又能寶賢以共寶之成仰
當今之明聖 江西汪仲遜 綱紀至重聖神謹持為天地以寶此寶氣
形而統之崇一德以統臨主張自我秩兩儀而張理珍愛於斯 蓋聞兩
間實有資總攝之功一日不可缺經常之道使吾心輕視不任重責恐元
化無統必虧大造且天地賴紀綱而乃立信有其原此聖明必珍重於其
間以為之寶 觀夫唐哲高古聰明繼天立一經常之統任兩儀宗主之
權若曰德比乾玉當令乾紐之運轉躬握坤珍必使坤維之混全使紀綱
不有以寶也雖天地亦幾於塊然眇躬全曰唐之寶輔成責重一意貴統
元之妙高下繩懸 豈非陰陽有以繩乃循寒暑之經上下無以繩必紊
尊卑之位當貴所保母輕以視堯舉而經重於堯王之為文勉以張有甚
文龜之道何常經所在視若珍寶蓋一目不張有虧天地九重儼若宸躬
膺輔贊之權歷代重之元化得彌綸之義 大抵綱常正理貫三極以統
攝明聖贊化謹一心而主張况鈞衡天之綱環拱衆星之列江漢地之紀
流分萬派之長信所謂高緒周經之秩有甚於隋珠和璧之良山河由此
正襟帶威執日月自此明緯經有常使大經不謹以不重則洪造孰維而
孰綱想黃帝羅星何必元珠之索諒成王經野無煩鎮器之藏 是寶也

永樂大典

卷一四八三七

考之於易網曰祖網著之於書紀云叶紀向非寶重河圖彌綸八卦之道寶居皇極絀繹一中之理則何以天以之經歲月運轉地以之緯山川流峙凡上下千餘年宇宙秩若皆前後數聖人始終實此使統如失漢漢皇何取於振金若網既漏秦秦帝徒誇於傳重常觀天經敷於早勢極焚虐地維裂於水倫嗟汨漣迨夫周綱獲振於鳴佩夏紀力扶於有鈞所以績用底成自致琳琅之貢蘊隆已珍何勞圭璧之禮於紛擾之餘復秩定位見統攝之功有寶聖人更令績就撫辰亦仰體在璿之玉抑使經勒強海又將分釐瓊之珍抑又聞胷中有造化器與道融心上起經綸理明德淨故我金石其令謹綸綍於告詔圭璋其行守準繼於德性是必寶一身之綱紀而後能保兩儀之綱紀焉建天地而闢百聖盱江陳考誠綱紀至重聖神謹持因天地之錫此任宗師而寶之端履位以有臨妙而獨運保常經之無墜足以相維聖人貫統形統氣之機妙立極立心之道謹重一意扶持大造且天地豈能自運乎總其權使紀綱少有不齊是輕其寶觀夫彌設丹表琬垂紫宸知此理實兩間之脉絡在吾心妙萬事以經綸且曰典雖所秩也予必勅典倫固所昇也我當叙倫能於綱紀視以為寶所謂天地立之在人以執以臨得工率獨專之妙曰張曰理誠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八百三十七

六

高卑可責之珍是寶也藏於家考繩繩父子之倫瑞於國考總總君臣之義以齊洪造之常序以秩化工之定位舉堯之經大符堯帝之訓勉文之緯紹即文王之遺此聖明中有主宰捨綱紀外無天地統御仰聰明之冠運以不窮整齊合上下而觀保而無墜請言夫幽明與並立異勢同理今古不容墜三綱五常况乾成男坤成女人之性本貴而陽為夫陰為婦氣之和亦祥信彝倫可不珍重在上聖力為主張湯后肇修旅不必綴成王以治鎮矣待藏則知欲立天地在扶紀綱想尺璧可輕叙道本為於夏后諒介圭事用緯方由起於宣王蓋始者瑞陳龜守胚輝正直之舜珍負馬圖發露剛柔之理向非寶皇極考範建周武寶神易考畫陳義氏則何以定八卦之首而植立乾統叙五行之次而維持歲紀非秩吾常道可與立者是有此至珍反為輕耳母若亂繩未理璧徒託於雍郊寧如失統莫操鼎謾誇於汾水迨夫人紀一齊地紀截若朝綱一肅天綱秩然琴入五絃之奏帶兼四海之連貫作珠星合作璧月植為朱草液為醴泉以此見闡握珍符之地皆有關扶持正大之天更令永以綏民商后弭維飛之鼎謹而徽典姚虞正璣在之璿終之曰鈞衡改正則星且改躔鼎鼎失調則水因失性必也綱戒其陵拳拳補衮之望紀齊所領藹藹繡裳

之詠是又所實惟賢以共扶天地綱紀焉成仰臣賢而主聖
 聖人接三才理四海 貯江陸定甫 道貫太極聖司治權理四海以執
 是接三才於自然嚮此離明因統元而紹續推而臨御默與世以周旋
 聖人即心為夷夏之經綸揭人與乾坤之綱紀續其一脉未始少間治彼
 群方曾何強使且四海非三才外物無所容私接三才於四海中間是之
 謂理 大以能化廣而運神自渾淪肇判於萬象而總攝實歸於一人所
 以身有極之後繼建極冠群倫之上縣縣叙倫純乎任理以接以續外
 此為治孰成孰因祖乾綱於兼御之時使之聯絡通泰道於皆侏之域順
 以彌綸 吾非創為之統而臨統一之天吾非強習其紀以御紀為之地
 實必有道治寧任智格上下授人特南秩朔易叙平成厚民生東漸西被
 運其機而不強以力舉斯世亦莫知所自陰陽之準民極之立續續匪
 私舟車所及人迹所通安安無事 吾故曰總一世權綱初匪容力續三
 極脉絡當無已時蓋覆載中物莫踰天地之形氣而宇宙內事不過君民
 之訓彝故聖也本諸性以非鑿安群生於不知則皆順帝道化四被智若
 行水教聲四馳接之勿使間耳理者曾何強其若曰兼臨三復華譯之語
 如云與廣載稽仲邱之辭 蓋四海乾清坤夷惟啟乎河岳日星家齊國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八百二十七

七

治所辨者君臣父子然而三統不屬元氣間斷三綱少紊彝倫廢弛是必
 有叙疇之主乃悅服於內外無修府之君曷會同於遠通信接而理之非
 矯拂也特因彼本然以維持是不見堯邦奄有文經相與以運行湯域肇
 開人紀實為之終始 彼有昧三才於胷中以絕為繼置四海於度外雖
 安場危繫檢西番舞殿風雨禍基南幸華清苑池或艷提趣馬侵園之難
 作或色嬖羊車亂華之變隨於大造生民終自絕耳則一縷治脉將誰續
 之豈止夫仙承室露於柏梁耗虛者漢人綴衣水之花絲沸湧於隋 又
 孰知聖全仁義先得我心聖極動靜互根二氣歛而方寸之變化散則萬
 形之經緯故曰未理則為三才已奠之四海既接則為三才未判之混元
 聖乃混元之謂 貯江余子範 聖以順動治非力為合四海以主是接
 三才而理之洪惟貫道之君妙融其際安彼從風之域各得其宜 切原
 造化人心有此自然聖明治世因之而已惟順其成法洞洞幽顯故何所
 容力安安遠邇聖接三才之一脉形其無形時臻四海之群生理皆自理
 觀其德冠于古化馳若神動作蔑一毫之偽流通本太極之真繼善之
 成績續陰陽之道緝熙之止繩繩父子之倫蓋合氣與形本不外理故成
 順致利因而治人不可知之謂神顯幽無間推而放諸而準脉絡相因

由是上乾下坤垂世衣裳愛親敬長示人仁義物各付物事行無事配順
得人安竟奄有之域平成治事叶禹會同之地蓋三才之理當然而然故
一人之治因利而利從容以中合財成左右之宜矯揉母容極南北東西
之自 吾知夫一道妙之真自散氣形之內開世運之治豈容智力之私
蓋物物具乾坤惟順乾坤之位而人人有孝悌俾先孝悌之知况此上判
斷熬之極下安蒸蟻之思高卑之位焉萬世以制禮長幼之倫由九疇而
叙彝吾惟性所性以接此彼自安其安而得其真且廣焉傳載藉於仲鄆
兼而兩也易乃係於宣尼 蓋謂水惟修則平土居之春既正則厥民析
矣下之平也老老長長政曰善哉父子子聖乃因彼固有安乎汝止妙
氣形識之統混以兼統立天地人之紀以之為紀非人力強以致焉亦天
理所當如是不見意之同心之得虞舜光施德則合民則懷文王率俾
然嘗謂一而二二而三一之妙無迹極生兩兩生四極之真默傳三才兼
而由性順此四海遠而惟心適焉山川雲雨不出清明之氣臣民家國勿
離仁智之天雖行於不獲俾事物之理也及欽而審戒泯識知於寂然更
令入以精神妙屈伸於龍蠖察於上下自飛躍於魚鳶 乃若振杏壇之
四教日月民心揚木鐸於四方填荒道氣剛詩定禮名教宗主律時襲土
之謂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八百三十七

八

乾坤經緯吁明王不出於海內而三才之道屬夫子焉此率性之謂修道

聖人抱誠明之正性 盱江黃義夫 伊性之正惟誠則明本上聖之素
抱異常人之習成妙獨智以有臨心源瑩徹懷一真之不昧天稟純精
聖人二五與合太極融毫釐不雜靈襟磅礴與生而俱若此至粹退藏
於密非由力保且誠而明謂之性至矣何私維天之命存於心斯其曰抱
光以履位淵而冠倫躬兩儀大造之異稟脈五帝三王之本真妙中膺
不息曾櫟之監常靜存大易無妄已分之著甚神我所謂性力非以一人不
勉不思匪賢者操持之比則形則著皆天然賦予之純 抱者何體胖不
欺知至機融室闈無愧神潛境淨乾坤習次之高厚日月襟期之輝映情
不決兮自無失指之失和默保兮妙得流形之正不以人為純乎天命遠
浩浩於經綸之地精蘊可知欽昭昭於悠久之天私邪悉屏 言之曰無
一息之妄斯心境之自徹致纖毫之力非聖人之所為况光岳精英毓作
殊常之質則氣象渾涵常如無極之時今此即實心而融我實見妙至理
而發吾至知誠則明矣可謂粹矣抱者性之曾何守之非必服膺則動遂
載生之語毋煩執善不思形韓子之辭 蓋是性也愚者障其誠豐菲斗

以何知私者鑿其誠并觀天而其竟亦豈無進此以有覺又不過復焉而持敬章此間氣鍾于上聖飭五常之天昭若智燭包一書之易索夫心鏡茲純然渾蓄之粹無所謂修為之病猶因微著姚虞悉所守之勞純以顯言文后播幸懷之詠抑又聞必謹其獨者聖之學莫見乎隱者心之誠宦官女子性易溺於所習閨室屋漏性安知其不情要使謀內大虛纖翳無礙胃中真境一塵不生雖不假持循之力亦當防偏倚之萌將令被揭以懷輝含玉潤抑使尸居而默顯甚雷聲又當知卷之藏一心固誠學之純放之彌六合乃明通之盛察焉魚飛躍保育萬類同兄弟顯連包容百姓蓋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而後為天下之至誠故曰惟至誠能盡其性

聖人根中庸之正德 國學林友龍 性具天德美該聖人根此中庸之正原於資稟之純足以有臨先得同然之善究其自本獨全至矣之真蓋聞人均至善易汨人心天生上智獨該天理凡粹然一德之妙皆極彼鮮能之美且中庸之德謂之正性固有之無毫釐之偽雜其間聖能根此誠以拔萃自出向離獨尊芟除人慾之私偽涵養性初之本原融止善之天非由擇以固執造自誠之境不待閑而後存衆理具足何者非正一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八百三十七

九

毫無假乃其自根稟有容有執之資淵淵浩浩全不易不偏之善本本元元是根也無心茅之塞何用鑿心無性柳之戕莫勞率性渾然天理之妙屏爾人為之病養蒙之果時叶蒙象固乾之幹信符坤行蓋不中不庸豈謂正德惟異眾異賢斯為上聖生而知也粹精得天縱之能本其至于篤實極日新之盛 大抵理與生俱生均具天然之粹聖能性其性不參人者之私况辟養息存得實地渾涵之素而理明仁熟乃善端呈露之時惟聰明膺智之為至實廣大精微之所基發而中節即未發之喜怒哀而為極本未敷之訓彘自本自根有此德也非身非假純乎性之相適以之純祇本文王之克諒率而有其大精原虞舜之惟 蓋始者根仁根義均此善心根陰根陽渾然太極其奈邪妄汨其正易故資稟好樂成其正浸虧物則小人反中庸每每自括君子依中庸拘拘務植惟聖維乎天不雜乎人故性其此理實根此德虛焉是游異蒙莊若槁之心與僅能知小孟子其性之邑 况聖也堯璇天廣於睿聽翠幄日親於鉅儒觀中庸之鑑佩此正訓入中庸之道達乎正途所以暢則有德林之茂發而為德藻之敷雖渾融所性聖者事也而培植此根學之力乎是則仁自此成仁隨克於有實行由茲顯行亦見於為株 又當知以此性根此德不枯於私出乎

永樂大典

卷一四八三七

身加乎民共由其正叙彝而後孰不有守建極以還嗜非順慶然則聖人根中庸之正德又將使天下皆為中庸之民爾德備焉於百姓 三山余汝舟 天德之正聖人所存疑造化以妙合有中庸之素根道得不思具此生知之蘊行該為至粹然自出之原 聖人具最秀之秀於有初自與生俱生而先得本體胚輝有大蘊蓄善端萌蘗不勞培植至精至粹實鍾為寶粟之純自本自根莫正者中庸之德 出類拔萃繼天冠倫一塵不芥於真境萬善皆叢於此身胷中太極受不盡之生意性而至誠涵自然之本真信知德其德以自我所謂天其天而不人非或利而行或勉而行由生以稟即不易之謂不偏之謂均具其純 是德也心不必鑠曾無刻楮之勞善非待擇自去握苗之病見自將面歸非後命謹乾之言因以幹事乎蒙之時養於果行非裁之培之以為功由性為安焉之謂聖獨備生而知之粹實異常倫兩無過不及之偏自存諫柄 乃今知德非身外物所稟至粹聖具性中天其生有殊况萬善萌芽已具精英之秀苟一毫穢揉玷將潢潦之無稟德性者豈人力乎道云允執植作道本行曰有常發為行株何聖焉於正以不失是德也自生而已供所謂茂昭道自商湯之立不勞滋植舜知周武之敷 吾故曰二氣五行均此自然萬殊一

永樂大典卷一四八三七

十

本初無異者何小人反中庸或至於貽杞何君子依中庸尚質於養積得非賢持異衆愚甘為下惟聖獨能根之有本固如是也 又嘗論稊然異於人固具陰陽之秀有以養其天猶加雨露之滋故聖也壑闢情田之耕耨發教經訓之苗奮觀因材施教者培矣誦執柯數章則觀而伐之此又以誠意正心之學而為吾養根俟實之基如節中以和其至得道端之造若物言其發之純稱天命之惟 闡之師曰陰根陽陽根陰同出一機聖與賢賢與聖本無二性必擇如顏子則體具顏子苟執若鄒孟則材稱鄒孟是知安行之與利行者雖異而其歸根也則同粹然一出於正 聖人抱誠明根中庸 三山陳瑞傳 神聖素抱誠明内存包體用於未發此中庸之已根躬稟實聰斯合靜虛之性生全正德大焉培養之原 蓋聞身外無餘理本本素存聖心一太極生生不息自厥初得所命以稟受而此道已於斯而培植誠明皆固有純乎天不雜乎人中庸不可能抱此性始根此德 蓋聖也聞氣鍾毓一初混成包含乎天地全體融會乎陰陽五行心境無塵神集虛室性天不翳氣涵太清胷中大造恢有餘地 天下萬善根於至誠先得所同然潛若不膠而不擾其可謂至矣由茲資

始以資生 豈非二五俱發乃一元長育之基冲漢無朕實衆善萌芽之始中具至粹外非實理存若純乾高為護行之善哲如洪範教作無偏之美生成此德有本者有負抱之初已根乎此出其類拔其萃始者渾然動生陽靜生陰能之鮮矣 大抵理與生俱生合萬變於一體聖獨秀其秀散一真於萬殊蓋上天所命本至正大公之妙如寸念未實豈淫朋比德之無所以上智異夫下愚性字用守無性柳之成賊心不待揉豈心芽之或蕪茲聖真純粹之天也乃善行滋萌之地乎舜威其志精一美勞於允執武端乎信訓彞何暇於言教 思昔負陰抱陽均融二氣之精載仁抱義皆得五常之正意胚胎同此實地則發見無非粹行奈何智者人其天肆其刻楮之巧愚者情其性賊以根苗之病非聖人求異於衆人蓋此性不離乎正性既合而有體剛柔可貴於乾坤毋視以伐柯忠恕已生於性命 又當知天之降衷均具於一本賢者希聖當防其七情故齋心如顏子忘禮忘義盡性君子思則形則明一則擇中庸而具是體以不遠一則作中庸而戒其材之覆頌使千萬世宗盟推曰亞聖亦二君子力學造於至精若曰參慙身陋莊周之構既全剛大性宜孟子之萌 然而民吾同胞因私習以格亡天生上聖覺群心之淵浩必也寂感一機順此性於神

永樂人其卷萬四千八百三十七

十一

易正直數語會天人於王道然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皆不離乎德性之中得亦各全其負抱 三山陳竟章 神聖獨抱誠明兩全批姿稟以特異襟中庸於自然得以不思蘊自初而謂性充之有本發為德以皆天 天惟經綸心上之真筌發越曾中之太極惟則形則著有大涵養故不偏不易由茲培植誠明聖所至純乎天不雜乎人中庸民鮮能抱此性必根此德 時其教闡神道化恢大猷包括性初之工宰胚胎心學之源流如止水不波萬境俱澈如太虛無翳一塵不留有體有用洞洞無累自本自根生生有由全寬柔溫裕之資心存至正發廣大精微之用道豈它求 想其欽龜疇之哲而芟彼黨偏闕義易之邪而萌夫言行但存培養之力自有榮華之盛性何待率而成無性柳之賊心不必鑊而塞去心芽之病凡栽培何者以非德見保抱實原於所性德崇業廣素存乎理徹境融本立道生親得乎心傳面命 請言夫善根發露本諸性分之素抱天理混融萃在聖人之一身何邇中處外合體用之異致猶自技及輪同陽和之一春聖所謂性天而不人秉繼天之靈而敷暢天德懷盡性之能而發萌性真所抱皆正其生有因若曰為能請考載生之述如云無過載稽韓愈之陳 彼有自明而誠賢者所為不明乎誠小人自處是故中庸僅

能擇柯執此以徒泥中庸不知守未伐之而失所茲聖異乎賢不肖異辨必和積於中精英可咀愛如合抱之桐刻戒無根之楮想存而德傳充為言行之常諒建以哲推教作訓彝之叙 今我皇聖學留意經遠銳情寫中庸一篇洒洒宸翰講中庸數語琅琅玉聲亦曰誠毋自欺參大學之首趣明以用晦探易書之粹精伊君德養成學有餘力見中道植立正由此生是則萬物育焉蓋本宣尼之不惑兩端執此亦原虞舜之安行 愚嘗即顏子之論以詳推以孔伋之言而訂正何中庸言性誠妙贊化何中庸載德明稱為聖及其至也德即性性即德何所抱亦何所報了然心鏡聖人抱正性根正德 三山鄭德淵 聖所謂性天而不人躬抱自然之正德根固有之純淵默何為蘊此誠明之實本原自出粹然物則之真聞之胷中大極該貫一真吾身實地渾涵百行由胚胎純粹獨妙所蘊故英華發見茂加其盛且性均此德有於初難保於初惟聖異乎人抱其政乃根其正 觀其大以能化得於不思蘊造化妙疑之氣如胚輝未鑿之時蛇伸蠖屈藏物外之萬變魚躍鸞飛具誠中之兩儀惟方寸之地洞洞無掩此中正之德生生有基聰明睿智以有臨生而靜矣萬寶輝光之所發行本安而 豈非受中于初已萌稟於中庸有物之始實胚輝於物則

毋煩擇善以操守不待以人而培植乾幹非自固保於乾命之粹坤支豈偶暢發自坤元之真則知身外無物性中有德至誠又盡蘊則形則著之天生稟所鍾焉無比無淫之極 吾故曰德非性外物本身得於生稟聖與人同體特此全而被虧彼性曰修性充假操修之力而德云植德又幾滋殖之焉惟此智燭獨炳心淵內夷祀柳不成何待邁種桐梓既養矣勞務滋日抱者何全則在己以根而論本諸稟彝首謂誠而注考鄭公之語歸其源也書稽李氏之辭 至如孝曰根也德為至孝之基仁謂根也德乃行仁之政然而仁本常性包涵固有之稟賦孝為天性蘊蓄本然之愛敬信抱之根之蓋亦同源既始是終是莫如至聖想善為易簡得於素稟之降衷諒則以威儀亦我有生之定命 而况乾坤真氣之秀毓河岳英標之粹存性得以養性因以尊然且明德片辭參稽大學之成訓連德等語佩服中庸之格言雖性之有德固美假於學力然學以進德充養成於性根何異夫心蘊成王萊杞著遐音之茂善稱堯帝茅茨彰克儉之溫雖然性宮洞徹則衆善由生天君不撓則外邪悉屏必也知德之奧湛若靈府舍德之光昭然心鏡故必有正心之學而後可以抱正性而根正德焉夫豈徇人為之病

聖人順性命以立道 興化林瑞震 氣散乎極聖全是彝性與命以順也道以身而立之風全超古之資因其稟受懋建統元之理賴以扶持聖人後太極而全太極之功先群心而得群心之理非稟賦之初因以無佛何扶植其間秩然有紀曰性命而曰道蓋本同然立天立地以立人順斯可以 時其出震主器離面南彌綸元化之功大貫徹真機於內涵窮大易之理而理與心契率中庸之誠而誠無物參非順其當順道出於一何立之斯立用能貫三當位居龍德之中因其各正自氣判鴻濛之後建以何懋 蓋曰陰陽動靜即二實之流行仁義剛柔本五常之負抱貫通乎此理一脈培植乎生民大造成而惟后全吾輔相之大建以自皇錫汝猷為之保惟聖明所立初匪容私見性命之外斷無餘道位也獨尊於九五付予獨全理焉昭揭於兼三經常可考 請言夫窮理以至命命非性之外物離身以求道道與身而兩岐况天為氣地為質乃造化之定則而仁主愛義主敬亦賢愚之共知聖也進善念於樂天之日滅私情於盡己之時公履載之心親上親下正長幼之序有尊有卑可與言也初非強而中曰以形釋載藉於康伯理陳將以說史考於宣尼 蓋始者命疑乎二氣而陰吸陽噓性具乎五行而火炎水潤義定於命而命本中受仁

根於性而性惟正順信自出而顯同一機括故此順彼立有如符印所以八風平八絃一純德自文五典叙五教明體仁由舜 思昔鯨極未斷而至理猶隱焉圖既負而真機始開一健一順而乾闢坤闢一消一長而否傾泰來性云成性善本可繼命曰致命理無不該此千百年立道其本吃若皆二三聖作經有功大哉知以不憂化允同於成物大而悉備數亦見於兼才 抑又聞一身備萬善是理渾涵萬殊歸一本有機出入陽主乎剛蓋本同出陰屬乎柔初無兩立吾故曰聖與三才非二致道與性命非二物焉於講論而當及

聖人紀綱正天下定 建安陳發登 教立上聖躬臨普天正紀綱而定也安名分之當然仰惟實曆之君繩乎張理備及寰區之俗晏若生全聞之古今不可無世道之防分義自有安人心之理非上能設教小大不紊恐民各越常事必起聖臨斯世敬莫大於君親志定教天正蓋先於綱紀 唐智問出聰明夙資躬任彝倫之寄行焉當世之師詔王以馭繩八統之兼舉事親為大秩秩九經之具盡聖握其機所以正也人知乎理自然定之運乃武運乃文目張于上莫非臣莫非士枕莫於斯 想其帝堯舉大族乃睦親成右能為官斯董正井井一理安安百姓父子懷其

永樂大典

卷一四八三七

生曾無紛擾之患君臣守厥位寧有僭廢之病使夫人安禮義之中蓋斯道實網維於聖群倫卑冠蓋為張為理之方萬國咸寧盡事上事親之行吾故曰理有不容紊者由聖明之力世所以相安者知分守之常民何孝經於家而孝盡事父禮經於國而禮嚴見王定非求定於上下安所當安之紀綱若曰以為記考載生之述如云不夫注稽鄭氏之詳胡不觀分存於纘請而鼎重周邦考寓於弦歌而物和舜野湯惟修此民瞻商邑之極禹但為之侯會塗山之下使不綱不紀烏得正諸則孰若執親終無定者倘匪維張於禮義齊則傾乎但今經立於法程漢已安也彼有紀綱大基者未免爭功之習紀綱永命者或貽懲德之愆舜備禮綱且蕩於王室借劬德色紀陳陳於少年堪嗟世變至此極矣安得天下定于一焉必有聖君之作乃知人道之先不惟察彼安危慮薪積火然之勢豈止施于號令神風飛雷厲之權矧一令綱為於上令自君行紀修于下志由民定自然無取帶之風忍及父母無所厭之習至形朝廷斯時也紀綱既正將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孰不一新於觀聽三山劉澤民天下望治聖人總權正紀綱而自定知體統之當先稟獨智以端臨張其小

永樂大典卷一四八三七

十四

大俾寰區之底又晏若安全切原人心無檢束難使之安治道有統要
不張則弛惟條目繩繩罔不整飭故通避要安同躋寧教且民烏乎定非
聖人他有規模意本正於先俾天下各循綱紀觀夫性稟濬哲德全發
強禮維樂統之具舉刑綱政條之畢張夏王穆穆昭夏憲度周后勉勉秩
周典章何修明治具庸示繩檢以繫屬民心有闕紀綱明以冠群萬化悉
歸於張理治之于四方坐底於安康想其尊卑之經立而臣盡敬君
內外之統明而夷無備夏治舉于上人安乎下是宜父詔子兄詔弟和藹
家室耕遊畔行遊路俗陶田野非隄防品節自我正焉恐幸爭陵犯何時
定也惟資淵懿并乎其有條乎民俗安寧遠者何殊近者請言夫政治
在乎君何治不立齊民有其具安民所基匹夫非亂秦秦實自滿諸鎮豈
服唐唐能永持我得不得不扶植百王之治統脩明萬代之民彝義維一舉相
敬相遜禮經一秩有尊有卑俾民物自今而一定見紀綱與世以相維記
請考於載生德云和此注更稽於鄭氏音謂言而况是時肆請纘之僭
者侯服恃強邀賂賂之利者夷方逆命赤子亂繩紛爭之俗或有孽妻後
絲修靡之風猶嗟嘆人人越分守未易遽治則事有紀綱詎容不正惟
能振舉於萬化日可以安於百姓想舉如竟帝邦果見於叶和諒修若成

湯政靡聞於絲競 嘗論夫漢紀紛而炎漢中否周綱蕩而東周已遷何
 思見官儀三輔晏若何共尊王室諸侯帖然得非仁得天下綿絡三十世
 義統天下維持四百年信紀綱特抑末耳而德澤又其本焉是則萬國繩
 地關神州赤縣百蠻索引有未桂海冰天 抑又聞經正則民興有不素
 之綱維身齊而國治當率先於朝廷今也詔傳萬里則謹吾如縛之詔聽
 合四海則端我循繩之聽此聖人又以一身之紀綱而惟為天下之紀綱
 內外自聞於安定 三山林允元 天下命脉聖人紀綱上一正以乃定
 分相安於有常經諸範以維持秩然條理措群方於平治截若隄防 蓋
 聞君師之職世教攸關分義之天人心所止常經秩秩既有其序舉世安
 安無踰此理生而群者非聖人何以檢防正則定焉使天下一於綱紀
 倫自我盡法由我盡為地義天經之宗主於人情世變以維持軍國體統
 庭大遠細君臣等級堂尊陞卑開闢以來有以存耳整齊而後夫誰越之
 予惟精德立中扶持不及爾自望風成俗寧一如斯 茲蓋中庸九經等
 別臣民春秋一統分存夷夏有主張是無陵犯者人安人之道外不得以
 喻內民順民之志上豈容於陵下苟人心無以律之則天下烏乎定也人
 倫至矣統必有宗會必有元海內化之強無暴弱衆無暴寡 大抵君示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八百三十七

十五

人以分是乃相安之地民有欲則爭特其未定之天術縷不請陪臣之備
 動矣漢維一制捍將之詳帖然予一人管此繼要爾四海歸吾帶職使士
 卒長主師兵紀森若使王公臣皂隸朝綱肅焉於此絕陵犯幸爭之習以
 其有維持限制之權若曰作為紀考戴生之語如云善計又稽韓愈之篇
 蓋聖人設賞罰之繩以銷兵卒之悍驕張廉耻之維以障士大夫之奔
 競臺綱清肅小人畏君子之黨國紀赫張天子制外夷之命彼雜然天下
 之風俗終定以聖人之中正成湯修此式隨見於九圍堯帝舉之平豈惟
 於百姓 噫人居戴履惟分難越國有綱維即家可推索震之勇加以蒙
 養係壯之女絕其觀聞母曲沃編衣韋落將戰母阿房暮絃山東已離雖
 明分固有係人心之道然正家又焉定天下之基家早下於純坤戰何疑
 也室成宜於大學止乃知而 母曰經生出位焉可議於縉紳小臣越職
 不當言於朝廷蓋舉措闕下可以伸多士之氣裂慶庭中可以回九天之
 聽是則扶今日之紀綱者正當續公論於一脉如綫之時國是定則天下
 定

聖人輔天地準陰陽 饒州程式 聖妙贊化氣惟叶時輔天地以孰是
 準陰陽而見之雖居履載之間若何而相但揆推移之序俾中其宜 切

原二儀肇二氣之運行大造資大君而統理非來往之間能撥厥序恐參贊之任有慙諸已天地所分者闡以陰而變以陽聖明其知之準乎彼即輔乎此 聖也敬則躋日聰惟繼天自開闢高卑之後推扶持造化之權然而定未定之時定非在於成歲平不平之土平豈專於濬川必其準二氣以秩若始見輔元工之自然欲竭我力焉仰不愧俯不作在揆斯序也夏無伏冬無愆 豈非贊乾之化在乎乾健之宜扶坤之元當揆坤柔之次舒慘有則財成無愧所以律叶八風節叶十雨銜齊七政柄齊四季非陽得其理陰得其道恐上慙乎天下慙乎地雖本因為以盡翼之使得之誠必叙俾秩然有揆以取平之義 言天氣行隱顯恂豈自外以自順聖任範圍責賴是綱而是維非春而生秋而殺揆度中節是負者動方者靜扶持賴誰信欲盡大易相宜之理要當無由虞失道之詩規矩不踰候叶震兌權衡皆中序平坎離所謂輔者於斯見其想元氣能調何愧平成之黃帝諒四時必節莫愆綿絡之包義 况是時二曜薄蝕天沒素於常經百川未理地莫平於庶土此元功幾至不立賴上聖力為之主得不持茲六度六氣使正立以五則五辰隨撫亦曰彼陰陽一造化初非天地之外物豈天地間工師勿使陰陽之叶輝不此致念豈其為輔倘欲誠而贊育

係宜秩於星辰如將相以叶居若當調於揚雨 嘗論氣象有少幸因貴準繩之任上下苟未真尤資扶植之功必也誠存欽若特則敬授惠極懷襄水無割洪使地得地之宜治府治事使天有天之序秩西秩東既心賴我立功賴我建宜序難使正氣難使中更令三光全寒暑平過差茂有五紀叶歲時順代謝無窮 噫少陽後嗣貽則未聞窮陰小醜抗衡猶且不思拓地恢疆宜斥戎虜繼天承統合安宗社愚請歌豐水詒謀車攻復古之詩為今日規此又輔相之第一義也

聖人輔天地恢皇綱 三山王必用 天與地立道由聖財非人力以能輔惟皇綱之是恢稟獨智以在躬責為甚重贊兩儀而建極統所由闢聞之造化無全功賴吾道以維持帝王有正統為兩間而宗主欲其盡贊助之一意可不闡經常於萬古天地非皇綱不立孰使之恢功用待聖人而成實為之輔 時也虎變當極龍飛御天躬膺大造之付託道貫三才而翰旋能事畢矣曲盡成能之責化鈞運矣猶操贊化之權使綱常有未立者雖天地亦幾熄焉淵默無為任一世經綸之寄財成有道關百王統紀之傳 意曰萬世有君臣則乾坤之位不移一日非仁義則陰陽之機亦秘此所以任彌綸贊相之責亦廣大包羅之意洪範五紀歲時日月之

功用大易一經山澤風雷之定位使皇綱不泯於今古見上聖有功於天地躬全唐哲默參元化於無窮功贊高卑不闡大猷而昭示大抵聖為網常王自有妙於工宰道與天地並實相維於久長彼日星非無紀或至失次晝夜亦有經豈無亂常信乎資道統以運用所以待聖人而主張天欲其秩叙與自我地使之平建時者皇厥功正大造之有望是理豈一朝之可亡使不叙彝倫功何資於周武惟肇修人紀奉無愧於成湯人徒見南北經東西緯秩秩以繩聯日月躔星辰紀森森而輝映謂無功固自有於網理而妙用亦何資於明聖豈知禹倫既叙有必治之水舜典弗明無可齊之政如非獲斯道之助寧不為全功之病想勉如用后乃形日緯之言諒永若唐宗因秦頌絃之詠胡不觀天方定位而象數成列地不受寶而龜書效祥然而道非自深必綿絡於八卦彝不自叙以範圍於九章但觀運用不足於造物乃見經綸有餘於聖王必握以闡珍經自漢皇之道毋敢其日旦蕩嗟周后之綱斷之曰綱維一理其用不窮扶植三極於君有得今也張而為維廉耻之道不泯垂而為統仁義之經常在然則是綱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焉豈特輔化工之不逮三山劉必得聖輔天地統傳帝王以一身之大造恢萬世之皇綱仰獨智之成能

孰窮妙用贊兩儀而建極不闡經常蓋闡洪造無全功責任在君百王有正統源流自古使彝常一理不有以闡廣則高下兩間孰為之宗主且吾道待聖明而後立大以為公謂皇綱與天地以相維恢之乃輔誠以睿智高古聰明繼天然念辟上辟下必有任辟中之責職履職載所宜司職教之權然非植斯道以不泯何以成其功之未全躬負全能稟實廣實聰之懿力扶元化闡大經大法之傳蓋曰紀非自順原於修己之初經易有常本自立經而致正大一理維持二位教始於中庸乃全造化之妙道立於易象始任成能之寄使元功無或息之機誠豈人道果無關於天地位隆乾造綿綿休命之維新道佐泰財秩秩大猷之不墜大抵厥初闡太極必有以扶植是理與化工相為於久長餘水懷襄以洪範之數餘商物暴殄亦五常之侮商以此見立心之責正有資作極之皇履載大功係於教我之五典平成妙用寓在叙疇之九章非舉此宏綱自我工宰是塊然二氣烏能主張既曰能為化果弘於成誦如非舉大功曷建於陶唐人徒見南北經東西緯秩秩以繩聯日月躔星辰紀森森而輝映謂元功固自有網理而妙用亦何資於明聖豈知禹倫既叙有必治之水舜典弗明無可齊之政如非獲是道之助寧不為全功之病想勉如文后乃形

永樂大典

卷一四八三七

日緯之言諒永若唐宗因委頌之詠 抑又知寅亮行化賴爾三公之任爰調順時委之一相之才經備於旦而法則明矣典秩於年而事其懋哉雖化工默贊固有攸屬非官職茂運道何自恢又豈止文帝立經果使三光之軌順光皇系統肯令九縣之臨回 抑又聞兩儀莫高下隱顯雖殊一道在古今維持有待今也實地之綱總地之紀提天之綱穆天之粹將見是綱也貫三才為一經歷萬世如一日焉本其在

聖人恢皇綱立人極 三山王益卿 治世天啓皇綱日新聖恢此以何道極立之而示人夙稱獨智之君張吾正統先建大中之理徧爾蒸民蓋聞邦基國祚有賴以維持人心天理大焉之培植使是彝是訓不闕自我則無統無紀君何能國仰惟明聖恢皇朝莫大之綱先立規模示天下常行之極 雖曰統括四海繩聯八荒治具我總國維我張然念天經地紀不徒一世以顯設帝統王業曷與萬年而久長當知皇極繫吾國之根本其它衆目非治朝之紀綱躬膺鳳曆之半千天閑休緒首建龜疇之次五日示群方 豈不以發明道統繼治統以貫通揆揭常經總國經而條理茲聖君所以扶植與洪祚相維終始執舜之一秩秩舜典建湯之中繩繩湯紀非其中之建立有賴何所恃而綱維至此大有執有臨之主規畫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八百三十七

十八

何如示無偏無黨之公主張在是 請言夫國家所永賴者萬世一理今古不可無者三綱五常夏非滅其德乃夏紀之自滅秦豈亡吾道是秦維之欲亡我是以訓則示帝位惟建皇推經緯之功而經理體統總條貫之用而條陳典章信國焉與中道以並立是極也豈一朝之可亡想順則於民舉始彰於堯帝諒敷言于下協益賴於周王 向使太宗非立極而王道未明光武不為極而人倫幾廢則何以權綱總攬四七際之再造紀綱為籍三百年之未艾由闕端立極終始一意此創業垂統維持萬代植立非輕規恢有在不見武皇建此緒綿於六世之間高帝敷之統定於五年之內 自叙疇之主不作而經國之綱漫賴紀亂於春秋而版蕩多矣統裂於南北而紛紜甚哉所幸修極者王通階末而後建極於夫子東周以來嗟諸儒任責亦吾道之一幸然正統相傳必聖君而有闕將見自我並受不基不外大中之建今王嗣有令緒膺彰王道之恢 又當知聖朝統緒固締創之所基元化功用賴彌縫其不及極縱陰陽為二氣之統極緯天地中兩間而立故曰大哉中之為道雖造物猶將賴之豈止措皇綱於寧輯 三山戴翼 道散天下統歸聖人恢皇綱於治世立爾極於蒸民智足以臨大作維持之要中由是建執非正直之遵 蓋聞天下均此中。

莫智與愚。人心無所統不流則倚惟聞而在。我先總其要故建以示。民庶
 知所止。雖是極無時而顯晦。開必有先。非皇綱自聖以恢弘立。將何以
 標準萬世。表儀一堂。躬任民生之宗主。力扶世道之經常。仁義統垂。廉耻
 維設。父子繩正。君臣紀張。蓋民雖有中。豈自協。苟綱不先正。誰知向方。
 治新屬曆之半。千舉而撮。要用叶龜時之次。五建以惟皇。得非道統既
 管。則道協厥中。義維一張。則義遵其直。既有總會。自無反側。錫厥周民。均
 是于訓。建諸堯世。同然順則。使綱之未舉。而徒爾立中。是皇之弗建。而各
 其不極。張吾治具有定紀。有大經。示爾民彝。無淫朋無比德。大抵厥初
 開天理。雖有物以有則。其間非聖人。果孰難。而執綱謂民。雖均訓彝。民不
 自以植立。而世苟無統紀。世孰為之範防。聖所以天經既秩。人紀亦叙。禮
 統已明。政繩復彰。自然綱舉。則極立。未有本隳。而末詳。用以執端。舉由傳
 於大舜。建而制事。修實肇於成湯。思昔太極肇分。混沌其形。皇極未建。
 顯蒙爾性。何聖人夫。專婦卑必務。經立。夷外夏內。首明統正。蓋是綱實宗
 主於民物。而其用賴開明於神聖。苟曰經曰紀。弗立大要。則不協不罹。能
 無缺行。所以荀子兼準繩之論。治自此昭。倪寬總條賁而言。順成其慶。
 切歎夫文武而降。春秋以來。皇王之正統。莫接天地之大經。孰恢蕩然無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八百七

十九

綱周緒如綫。漏矣不綱。秦經已矣。苟非紀自唐。永統由漢。開則皇綱自此
 絕矣。而民極將奚賴哉。又安得創以敷皇。隨底民心之順立。而撥亂見稱
 上聖之材。又當知君身闢萬化之機。風教係四方之習。內明婦綱。則宮
 闈莫重於正始。外肅朝綱。則堂陛豈容於亡級。然則皇綱必先正於上。而
 後民極敷於下。焉立之斯立。
 聖人原天地而達理。三山薛福公。物具太極。心潛聖人。原天地以達
 理。貫機緘。而以神膺哲風。全本彼無私之化。昭融罔間。渾然先得之真。
 蓋闡一物具一則。肇自氣初。大君有大造。本從心起。探其自出。徹上徹下。
 無所不通知。終始聖人作矣。位天地之間。以為徒善性洞然。自本原之
 中而達理。觀夫濬哲高古。聰明繼天。惟一念運經綸之化。為兩間贊生
 育之權道。明其大本。虛靜於性內。易探其始。惟剛柔於畫前。圓形之間。皆
 是物也。由原而達。無非理焉。仰觀於俯。觀於元元。洪造始條者。終條者。洞
 洞真筌。茲蓋元始於乾。得自乾為美。發於坤。通由坤至。塵慮消。釋性真。
 純粹自君。臣至朋友。坦然行道之五曰。仁義與禮智。沛若始泉之四。何貫
 通萬物所達。皆理。蓋脉絡一心。其原有地。惟智足有臨也。為本是先。得我
 之所。同然何私可累。請言夫君為民物主。固何事之不備。理在宇宙間。

必推原而後知况五殊二實乃太極已開之象而九疇大法正洛書攸叙之彝惟聖也推明天下之一本融貫性中之兩儀觀鴻鴈至情兄弟義著目蟻蟻定序君臣禮基有所謂至至終終之妙得之於淵淵浩浩之時宜尼陳倚數之辭窮云至以莊子述不言之語美曰成而昔者易在先天時更數聖豫未陳順動之象益未著施生之令重門何所取謹飭武事斷本何所因修明農政亦曰豫者備之理備缺則國弱益者利之理利虧而民病非因事物外以求達皆本天地間而取正想順由俯仰繫辭必述於天終諒明自靜虛作樂實先於本性且以贊天地兮孔伋中庸之訓包天地兮軻書仁義之言用能智躬備於達德爵齒首推於達尊始其條理金玉是取察以文理淵源所存觀物即性性即理有待真識亦賢希聖之煩又當知典未勅於舜麓豈帝迷禮既宜於成風何為後湯紀一修禱應桑野宣善一行變銷旱魃以是知天地之所以能自立者皆有賴於聖人達理之功况於物而非達

聖人原天地達物理 三山陳國器 天地肇極聖明立人達此理於萬物會其原於一真躬獨智以存誠妙於索至本兩儀而盡性大以通倫

永樂大典卷四千百二十七

二十

聖人一誠之微萬境之融萬有所形一元所始俯仰其間求道之本出入此機歸吾所視究其原之始潛而地亦潛而天達者誠之通求諸物但求諸理 觀其淵懿生稟潛應夙存自二氣既莫分之後非三才互別立之根念五殊二實妙該太極之全體而千變萬化不出神心之混元包有於無何者非拘要終驗始是之謂原足以有臨諸誠內淵深之奧心猶反復徹道中長養之門 豈非仰觀俯觀觀蛇仲蠖屈之誠上察下察察魚躍鳶飛之性身探此蘊心為之鏡參乾流形得體乾易合坤資生通符坤正渾淪之始此外無物該貫者誰其間有聖大矣不知謂之化誠極則明推而皆可見之情至窮乎命 吾故曰道在物之先有不物之為物聖與理者游自先知而致知方函三為一元元本本者如是及散一於三化化生生之所基聖也索群象於形有形無之始探真機於蓋高蓋厚之時故分布為水火性內燥濕翕散為風雷實中發施欽則吾身達則萬境小非一物大非兩儀語請考於蒙莊知云美矣象詳稽於孔聖見迷觀而蓋聖人理涵二五天地參諸身理根動靜天地吾其帥日月光昭軒豁心鏡淵泉時出渾渥性地開闢以來何物非我推明其用反身皆備是則性之順也交符我易之通文以祭之育並中庸之位 識者猶曰崇丘詠其高不

永樂大典 卷一四八三七

若鍊鍊蕭之澤魚麗歌其威何如歌麟趾之篇今也總理萬機儲嗣責矣
權理四方民居蕩然必天潢毓秀位蚤正於主器必地利敏植令戒行於
括田謂真真屬望其尚鑒此亦親親仁民及於物焉豈止夫木石與居
帝諸若虛之境昆蟲同樂文王安不識之天 其有天寶之主辛或愛於
珍禽地節之君反售欺於飛鶴是皆理以智勝理為德奪之人也物交物
而引之何所原又何所連

聖人久其道而化成 三山黃子選 易以心會聖惟力行其體道之日
久而感人之化成為標準於無窮常持正理及陶鈞之既就隨變群情
聖人妙一心之理以經綸體大易之常而持守始終此念不至間斷薰陶
爾俗皆歸醇厚且道外本無餘化非可速成惟習中不替純誠故能持久
觀其躬稟唐哲志存發強一念不轉移於雜俚此心惟終始以行王如天
之峻而天運無息猶日之中而日行有常茲易體於心確守一道想化被
乎人陶成四方九重推觀設之神謀非淺近萬國歸乾元之靈勅自昭彰
想其治非驟治紀必三移明豈遽明變九九至母計速効但堅初意是宜
山東一思老亦扶杖天下一陶人皆有器九爾民從化比比皆然亦是心
與道常常不離唐主守大原之正何日而忘群生歸善教之中知風之自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八百三十七

二十一

嘗謂道化及民固無近效之可喜人主體易但守初心而不移蓋惟常則
久久乃能變非以漸而成成焉亦虧此聖經設教然爾而君上感人以之
仁義未四年效不足計禮樂必百載興斯可期皆此心此道相與不息豈
一朝一夕所能遽為文王積世以相傳教之風也舜帝歷年而允執變若
時而 抑嘗觀周去殷幾世民尚殷頑漢繼秦教傳風猶秦詐既難移舊
染之汚若可稅半途之駕迨夫四十年忠厚在在成化六十載清靜人人
昭化昔吾猶未章特積累之尚淺今心既體常自感字之不暇是則質如
可尚豈宜朝貨以暮文王所當行焉可始王而終爾 考之易化成乎文
成亦有貴化成以麗成兼取離既皆明是理以為教何獨體於常而使宜
要知離日繼明即日照之一意貴云永正亦父中之片辭以它卦互觀同
此道也苟是心少變若何化其切異夫政聞五月之間報之何疾變自齊
年之內尚以為遲 又當知舒徐以計效效固足期玩愒以求治治終莫
保彼宣皇歷載何謂猶闕而文宗十年曷云太早此皆有常久之歲月無
常親之規模而借九成之說以自文悠悠者最為害道
聖人久於道而化成 肘江李叔虎 聖人於道心存者誠人均覺於國
有化不期而自成唐智以臨理常由於正大既陶所就教益底於休明

永樂大典

卷一四八三七

嘗原人均是性無自覺之真機君運此誠有不言之大造純乎一理所守弗變達彼群心其和可保久非徒久見聖化深入于人成不獨成與天下共由此道觀其曆智高世聰明冠倫正統接古初之授受至誠自心上之經綸率中庸之性而悠久無息設大易之教而變通盡神於此闡道中之用夫誰為化外之人祖乾龍行健之剛躬常適正新觀象有乎之教民盡還淳蓋以善惟素進自遠善於群黎仁苟未熟豈道仁於百姓運吾心不息之妙覺爾眾同然之性宜乎虞時雍之世民盡於受居純被之朝倫無不正道久之中神妙無迹化成之餘人皆由聖美全於上端由誠運於無疆民感之深但見心乎於不令道雖人所同必賴闡明之力聖以誠而化當觀悠久之時非日漸月清漸成以理恐性近習遠孰全是彝惟此神機無一息之間斷善教因群心而轉移極自此歸舉絕朋比則由是順流無識知久則成矣化非強而想文王盡不已之純禮皆無犯諱黃帝闡常行之理民自成宜蓋始者陽動陰靜道已流行精粹妙合道均付受奈頽蒙多昧於本性此啓迪必資於元后聖乃觀天地常久而妙矣變物體日月能久而昭然發節蓋民非難於感而難於孚此化不成於速而成於久當若受而守一格苗俗於舜千母今說以變三載秦風於取帝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八百三十七

二十二

試論夫理本同得而性本均善今非不足而昔非有餘何唐虞而上性皆遂於野鹿何威文而下習反流於詐徂得非通而則久道以神運假而不久道非古如君心誠偽即此判矣民風厚薄從而異於若聞自漢皇豈變或秦年之近奈行於唐太反劫誇四載之初或謂離曰乃成特先麗正之明貴言以成第取觀文之化豈知道簡而文中默寓於顯飾道適乎正下自消於鄙詐然則常卦之言又於道者與二卦相為發揮焉說非徒駕

聖人祖乾綱以流化建安葉本元總乾德神潛聖人祖其綱而同運流是化以維新仰止冠倫上本天行之統沛而為教下皆風動之民蓋開易經妙用惟變則通王政大端以元為主取諸天則茲實統會疏厥教源乃鍊洋普且乾造有宏綱者在由始而亨今聖人新大化之流蓋知所祖觀夫龍位居正鴻圖紹休審政教不同之變明帝王所本之由以謂易存乎蘊卦莫重於首畫元乃其統端宜先於上求聖其祖此與物更始神而化之自源達流出以乘時法彼純剛之總括推而鼓衆洋乎感德之翺遊豈非下期純被則純參亨也之元風欲變移則變體大哉之正推原始物之端緒宣布新民之政令唐堯稽則教斯廣於漸被文后重又美莫窮於

游泳周流四海何地非化。總會一機觀天見聖以臨以執體元得統卦之剛其浩其淵行道播汝墳之詠。乃今知與一世而更新者聖所運化。為萬世之資始者元之統天念生意無窮莫非是氣之總攝。矧治源又肇當體此機而轉旋我乃起經綸之蘊於心上探綿絡之端於畫前道由此粲流乃道海德自此博流為德泉此原原本本之妙者有化化生生之道焉。爾若伏羲統類得所為之卦馳如虞舜係辭言蓋取之乾。非不知坤謂之維化亦順乎離為之綱化其成以巽繩申命有行事之象坎經習教得用時之理蓋易非元化彼皆泛舉之目惟乾總以元是乃方亨之始伊欲流之必先祖此想德明所合演為治德之和諒仁體而行溢作漸仁之美。其有洛邑荒七德未闕漢河湮陷沒今誰振唐章而旋乾之機唐憲操領握乾之符漢光攬綱所以慈祥濡浹九有蒙惠政教清明四夷向方使天下沐浴同流之化如元工回一氣之陽是則舉以清夷詩載歌於順叙因而蕩滌賦兼美於後疆。又言之造物無全功有大彌綸成能非上聖孰為憑藉今也文而治國文可緯於天地道以澤民道乃經於春夏然則聖之於乾也不惟祖其綱以流化而又能流化以維其綱此所謂範圍之化。江西徐桂老 治道開泰聖心即乾祖其綱而流化達諸用以皆天明足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八百三十七

二十三

冠倫本此純剛之統妙存鼓衆洋乎善教之淵。聞之若道經綸蓋有本存風教淵源斷從心始凡妙用周游無所壅者皆剛體純全為之主耳。乾道之外無餘化一以貫之聖心之運有大綱祖而流此。中正光履聰明有臨襟懷之元氣統粹德性之陽明勝陰本仁之統脈絡長人之念宗義之維準繩利物之心統會于中天者常運流行於外。化其益深神哉用易之六陽體其總要濟矣洽和於兆姓發自曾禘。想其神與天同曾中之天則渾融道又時成性內之時行運轉自大統要無窮發見顯為德而德施者溥浚作道源道神其變惟乾乾此心得所本祖故化化妙用因之流衍心涵龍德本諸天統之渾全道被闢虞混若泉源之周備。大抵心者道之精也體統從出化者功之溥也源流可推方乾性保合乃德海停涵之日及乾情發揮其善淵融液之時於此見先天之造化斷不離方寸之綱維泰和自此游民樂民氣美利由此溢物安物宜散而為萬化之流也。欽則自一心而統之想漸被朔南取自堯經之舉諒行乎江漢重由文紀之為。蓋聖人至誠能化誠乾之誠盡性贊化性乾之性化以德濬則德體乾善化由道洽則道純乾正茲統宗會元皆從寸念以運量故自源祖流益衍清朝之教今則知所祖為綱綱即為化是乾在心心融在聖非謂

垂衣取此洋洋乎順黃紀之休觀象畫茲渙若結義繩之政切意夫光武
握乾綱攬無縱憲宗旋乾綱張有餘何乃化云未洽漢德意之猶淺化曰
不露唐治源之莫疏得非識緯動其好粹精之體何在利慾屈其志剛健之
誠蕩如嗟述若合乾心不乾矣縱我欲流化人誰化歟徒聞干紀於淮西
下猶未治雖使欲經於河北業曷能居終之曰道為治樞紐功用充周
乾乃天性情氣形超越以紀五行水派濕以潤澤以統萬類物流形而生
發然則乾之為綱也聖祖之為心化天祖之為氣化為見德顯同流而不
竭

聖人祖乾綱兼三才興化王持聖妙乾運道新恭開祖其綱於一己
兼所統之三才智是有臨本乎剛而獨摠極斯與立實是理以成該專
自營極分而五位中居龍德運而一機不已惟本諸剛健無所弗統故合
彼顯幽秩然成理聖與三才而並位何道兼之心無一息以非乾其綱祖
此觀夫出震主器繼離而南畫前之妙用先得道內之真機默探四德
統於元而一理常運六陽純乎健而群陰莫忝惟有得乾綱之大故能總
太極之三乃神乃武以乃文剛為錯綜辟上辟中而辟下用實包函豈
非道神其變則各安立道之常元足以長則威遂為元之始彌綸在我以

能健運用有機而默便是宜曰氣曰形至於識以理或事合乎文
而有紀非以乾總攝萬有係焉恐此機間斷三才想矣剛正得為君之義
統有守乎古初自定位以來一音得以大抵一日不容息者剛健其德
三極分以立者聖明此身况吾體吾胞莫匪道之形氣則是維是主亦
惟心上之經綸今也妙幹先天之蘊健泰六畫之純使三光全寒暑平自
我合德使五穀熟人民育由吾體仁豈幽明自叶於常存皆綱理有功於
聖人何止統天和合者易經之訓固宜御物化流稽史策之陳思昔生
民天地初有極方闢黃帝堯舜氏肇端自古曰持綱而綱果安在曰舉綱
而綱何所祖衣裳一垂位定上下宮室方易人安棟宇蓋脈絡一乾十三
卦之綱領故植立此種千萬年之宗主抑見周王重此布為經緯之文織氏
畫茲推作佃漁之畧又况體乾君子學與時進御乾大人德非普濟何
乃水橫流而河尚隄決雨未施而時猶旱矣外健內順非邪正之辨早陰
盛陽微豈華夷之分嚴使自強不息一念常續則轉亂為治三才復兼將
見合序四時日紀皆為疇之叶咸寧萬國民繩欣漢化之密愚嘗因乾
德之流行參易書而訂正何莫位以遷即理統氣何取象之際以一而聖
蓋乾之為綱也聖人待之以兼三才而天待之以首庶物焉故曰乾者天

之情性 興化創文英 聖德乾運混元後開祖其綱於一己兼所統之
三才大以建中本純剛而悉總備而立道參有極以成該 蓋聞大君宗
主獨立兩間剛德運行萬殊一理非總攝真機本至健之體何顯幽異勢
有秩然之紀且三才之貴萃於聖道曷兼之蓋六陽之變主乎乾綱知祖
此 濟哲高古聰明冠倫五行二氣之妙合四海九州之望新德始一元
德中之經緯無迹道出庶物道內之彌綸有神使天下事物各有定理亦
乾體剛健運於聖人德本乎中正粹精包羅自出功妙於財成左右統理
惟均 想夫體元為首元包氣形識之分存誠不息誠盡天地人之性運
一機而我主我宰為萬世而立心立命叶舜之經六府三事歸周之紀五
行八政信純陽之德能統乎物而真極之初居中著聖有容有臨而有執
統則必宗辟上辟下以辟中品皆各正 吾故曰萬形無不統惟天下之
至健三極不自立必聖人而與參况曰仁曰義無非是道之脉絡而親上
親下不外此元之渾涵惟聖也兼六考陽德借極用九考神機默探使寒
暑有經時燠時雨使折因順序秩東秩南健故能統二而貫三兩具述於
成章語稽乎孔化詳言於御物傳考乎諱 且是時靈紀未執而人尚腫
朦彝倫攸敷而患深水土向非綱持者黃道本乾合綱舉於堯治惟乾取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八百七

二十五

則何以緯三辰調元氣後太極以主宰睦九族叶萬邦為兆民之宗主由
二君大造化運此乾道使三才再開闢常如太古切異夫水旱仍強藩梗
旋美取於憲宗關河擾矣正微總未多於世祖 又况狼煙警而鴻室靡
定鴈潮驚而妖星屢占此旋轉正觀於運量豈剛明尚晦於沉潛可不御
六位之陽大以能化體四德之元守之以謙雖其氣暫變其理自定必以道
密幹以身獨兼如是則馭彼臣民家宰實資於分任敬于上下朕虞亦賴
於惟食 嘗論之無極而有極統各有宗君德與天德相為終始今也德
綱我運混外夷內夏之勢禮綱我判辨下澤上天之履然則是綱也祖於
純乾散於三才而斂於一身非聖人而何以
聖人兼三才以御物 吁江石祐孫 物遂太極用該聖人兼三才而以
御本一理之相因稟此實聰洞貫統元之妙宰夫庶類各全賦性之真
蓋聞高下洪纖均是理之流行聖神參贊不以私而矯拂惟統會于中無隱
無顯故剝裁之下自伸自屈養而一也萬物之理即三才因以御之三才
之外無萬物 出震主器繼離而南習中之大造密運道內之真機默攝
何性云盡性必通人紀以如一何德曰合德猶即陰陽而迭參蓋道形而
上三散為萬此聖御其間妙惟貫三洲懿冠倫消息會謙盈之運轉旋在

永樂大典

卷一四八三七

我化光宜坤道之舍。蓋蓋致中和之位而並育並行。合乾坤之性而實生資始分殊而理則為一道。盡而術為不以服侍乘馬竟利致遠。駭龍放道為功平水。御為豈膠擾之云乎。兼者特貫通而已矣。和同同闕。辟上辟下而辟中。統攝無遺。維有維嘉而維旨。大抵物盈於宇宙。惟聖能制。道行乎隱顯。無形不該。彼函三為一本。至理之如是。豈自三生萬可徇私而治哉。惟此探其機於闔闢。動靜順備性之屈伸。往來所以西河疏導。乘載刊木南風。長養鼓絃。阜財制彼不齊之萬類。混然美間於三才。孔生陳盡性之辭。育言所贊。晉史述祖綱之論。總取其開。蓋始者乾為物之陽。具此粹精。人秉物之品。均茲情性。奄蓋因河海之不洩。螻蟻即君臣之主。敬聖乃佃漁網。吾取十三卦。阜通食貨。參諸八政。信周流此理。無間三極。特宰制其間。有闕百聖想舜如被植。端由典禮之惟寅。諒義若類情。亦曰統天而正命。後世貫通之理。莫奈總攝之功。匪嚴三正急素。天怒人怒。三統錯行。木饑火災。以至梁則移粟。漢則平準。唐之稅竹。齊之鬻鹽。彼任智復任術。御者弗審。是論勢不論理。判然莫兼。宜知夫統彼官。臣冢宰尚資於制用。敬于上下。朕虞亦類於惟食。又當知齊其品。秉者土首緒。餘通乎造化者。精神念慮。今也龍蛇信屈。皆吾神氣之融暢。為魚飛躍。即我至

誠之形著。及其至也。萬物自我備。三才自我出。馬何所兼。又何所御。臨川陳嘉富。物性均具。聖心獨該。御蓋兼於一道。本不外三才。運吾接奧之神元。無不統制。被混成之類。用豈難哉。夫惟一真本洞融。幽顯之機。萬有自不出。轉旋之外。立心立命。獨妙貫通。有象有形。悉歸統會。物之理。即三才之理。曰御何先。聖之心。涵太極之心。所兼者大。雖曰復位躬正。離明面南。然且職借。覆載教之並立。辟合上下中。而與參道云。立道此貫道心之妙。元曰為元。此全元氣之涵。茲物雖不一理。貫則一由。極既判三聖兼此三。足以執足以臨。渾融有道。取諸近取諸遠。主宰無慙。豈不謂父生師教。人紀孰齊。天覆地持。元功誰秩。當知君有以總道。同所出性能盡性不離贊化之妙。則安有則豈外。東彝之寶。由流通此理。無隱無顯。故統御自聖。貫三為一。美其獨備。妙得一之機。融類則各從。豈能群之道。夫大抵位分三極。無理外之形氣。聖融一念會道中之散殊。蓋乾坤皆物也。心宰妙矣。臣民亦物也。力駭可乎。此其會脈絡於一致。而可判顯幽於兩途。位無易位。元化我叙。綱蔑不綱。彝倫我敷。兼者心會御之迹。無近以法觀。取果聞於義氏。得而配順。成宜見於姚虞。蓋始者天垂星日。豈自齊星日之經地。載山川不能奄山川之寶。教稟未有經民用。曷教君臣苟無紀。

人倫孰保蓋出三既判雖具是理然統一其間莫非此道使各安事物之常理斷有賴君師之大造武陳八政豈能秩攸敷之彝禹奉三無何止暢惟天之尊况聖人日綱月輪涵性內之靈耀乾經坤緯具胃中之太初仁義準繩秩若心根之始禮樂統紀粹然形踐之餘由方寸三才已備道矣故宰制萬類荷容力歟非立極於中聖克兼此恐莫位而后勢終判如所以功格平成自爾息龍蛇之害教明親信其誰近禽獸之俗抑又聞男女有良異常道乃明水日非坎離化工終養泰長否傾道所升降別窮復反數之伸屈是知聖人以一心兼三才之道而又能會三才於一心之易焉見易能開物聖能御物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七

二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 高 秩

學士 且 陳以勳

分枝官修撰 且 丁士美

書寫辦事吏 且 李忠陽

圖點監生 且 馬不孝

且 龐連弟

永樂大典

卷一四八三八